

宁可史学论集

K092-53
N645

宁可史学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37795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可史学论集/宁可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4

ISBN 7-5004-2377-2

I. 宁… II. 宁… III. 史学-中国-文集 IV. K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0531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2.5 插页: 2

字数: 560 千字 印数: 1—1 000 册

定价: 59.00 元

目 录

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	(1)
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41)
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	(101)
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17)
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	
——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	(145)
从事实出发是历史认识的规律·····	(157)
关于历史事实	
——《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序·····	(174)
“论”与“史”·····	(178)
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	(181)
学习翦老治学态度和方法的两点感受·····	(185)
我所认识的何兹全先生的治学道路·····	(190)
 历史上的中国·····	 (195)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	(230)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	(256)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	(284)
中国历史上的皇权和忠君观念·····	(296)
 关于文化问题的笔记·····	 (323)

地理环境和中国文化·····	(336)
关于区域文化研究·····	(346)
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农民政权问题·····	(358)
有关中国历史上农民政权的几个问题·····	(379)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问题·····	(391)
中国农民战争的自发性与觉悟性问题·····	(398)
对农民战争后封建王朝一些政策的分析·····	(413)
述“社邑”·····	(440)
汉代的社·····	(458)
关于《汉侍廷里父老俾买田约束石券》·····	(470)
记晋《当利里社碑》·····	(484)
五斗米道、张鲁政权和“社”·····	(493)
汉代农业生产漫谈·····	(519)
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	(529)
关于隋炀帝·····	(553)
唐前期农民赋役负担与户等的关系·····	(562)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唐代中央财政制度	
“江南地方化”问题·····	(571)
唐代宗初年的江南农民起义·····	(577)
读王仙芝黄巢受敌诱降、乞降考辨诸文质疑·····	(602)
尚让的结局·····	(613)
唐末五代的山西·····	(618)
士兵刺字·····	(629)
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	(634)
有关岳飞评价的几个问题·····	(643)

宋代的圩田	(658)
读《宋明间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671)
谈戚继光斩子的传说	(679)
《藏书绝句》非杨守敬作	(683)
河西怀古	(697)
后记	(715)

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

什么是历史主义，怎样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中遵循历史主义原则，是一个经常碰到的问题。资产阶级学者们对这个问题作了五花八门的解释，进行了无尽无休的争论，有意无意地把它弄得混乱不堪。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中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并非总是一致的和明确的。近两三年来，不少同志对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进行了批评。但是，对于什么是历史主义，什么是非历史主义，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以及各个批评者之间常常有不同的理解。有时，甲说某种论述不符合历史主义原则，而乙却认为恰好是甲的批评违背了历史主义原则。甚至，同一作者的同一篇文章里也出现了前后矛盾的意见。同时，批评的文章又往往缺乏对历史主义原则的正面阐述，即或涉及，也是语焉不详。这样，尽管多数批评起了有益的作用，问题却没有真正解决。另一方面，由于某些同志对历史主义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与全面，却根据这种不完全正确与全面的理解来批评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对某些具体历史问题作出不甚恰当的论断，从而或多或少地给历史的研究带来一些混乱，留下一些需待澄清的问题。

最近，林甘泉同志写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一文^①，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关系作了阐述，着重批评了有些同志在批评非历史主义倾向时“并没有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把历史主

^① 见《新建设》1963年第5期。

义与阶级观点对立起来，在讲‘历史主义’的时候，离开了阶级观点，从而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林甘泉同志的文章里有许多正确的意见，但是，对于什么是历史主义和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之间的关系的说明，却仍然很难说是清晰明确的。林甘泉同志一再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术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不同的或是互相排斥的两种观点。”（着重点是引者加的）看来，作者似乎主张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只是表述形式或术语上的差别，究其内容则是“完全一致”，不是“不同的两种观点”。但是，“不同的概念”不等于就是“不同的术语”，“不同的观点”和“互相排斥的观点”的含意也颇有区别，“统一”的东西更不见得就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林甘泉同志的叙述本身就给问题带来了若干混乱。而在文章的其他部分，林甘泉同志所着意阐述的，不过是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二者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渗透而已，并没有去充分论证二者的完全一致，是同一种观点。这就使人难以理解，林甘泉同志所谓的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完全一致，其确切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了。因此，尽管林甘泉同志尖锐地指摘有些同志“完全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内在联系忘记了，完全把历史主义与客观主义混淆起来了”，“没有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来进行对非历史主义倾向的批评。但是，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它和阶级观点究竟是什么关系，林甘泉同志的文章同样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林甘泉同志说：“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应用历史主义，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事实确乎如此，争持和纷乱的焦点，正在于对历史主义原则的理解上。看来，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进行探讨。本文就是这种探讨的一个尝试。

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①。辩证法要求把事物按照其本来面目加以看待。当我们这样做时，就会发现，“在我们面前首先呈现的是种种联系和交互作用的无限错综的图画，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②因此，辩证法要求“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都看作是一种过程——即永恒的运动、变化、转换和发展的过程”^③。照辩证法看来，一切事物都有它发生、发展和消灭的历史。既然如此，要正确地认识和切实地解决任何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就必须从历史上把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加以考察”^④。对待事物的这种观点，也可以叫做历史主义或者历史观点。换言之，历史主义或者历史观点，就是以辩证观点来研究事物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把事物看成是有历史的，即看成是一个发生、发展、消灭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则是有规律的、必然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正是经常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运用历史主义或历史观点这个概念的。

事物的变化和发展是在它自己内部的各种矛盾的对立斗争中、是在与其他事物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过程中进行的，是由既

①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全集》第17卷，第22页。

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1页。

③ 同上书，第55页。

④ 列宁：《论国家》，《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0—431页。

定的历史形成的各种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所制约和决定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②。无数世代互相联系彼此承续的活动，形成了人类的历史。脱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就无法理解人们的活动，并给予应得的评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东西，到了另一个环境里就成了可笑的谬误。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一切都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也是绝对的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这一事物所由产生并与之相联系的那些条件出发，“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③。历史主义与那些用抽象的范畴和永恒的概念去论述事物的态度是永远不相容的。

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容呢？

人们既然是在已经确定了的，不由他们自己决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创造历史的活动，那么，许多这样的活动（不是所有的活动），就是合乎那隐藏着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换言之，对于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来说，人们的这些活动是正当的，合理的。我们也只能根据那个时代和条件的具体情况来对待它们，评价它们，承认它们的正当性、合理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今天看来当然是荒谬的，但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于一定的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③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0页。

历史时期却有正当性，不能简单地予以抹杀。18 世纪的绝大多数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把中世纪看作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进程的中断，看成是人类历史上偶然出现的错误，这种违反历史主义的观点今天看来当然又是荒谬的，但是，在 18 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出现却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人类的历史运动还没有可能创造出能提出更科学的历史理论的条件，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与新兴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使得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因此尽管当时先进的思想家坚决地批判封建制度，但这种批判却不能站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可是，这些思想家的一个不可争辩的宝贵的功绩，就在于他们是从他们同时代的科学的观点上彻底地思想了的，这些思想包括其中的矛盾不窒息人类的思想，不阻滞它的发展，并且推动它向前进，而这就是我们能够和应该要求于思想家的一切。因此，正和封建制度在中世纪出现是正当合理的一样，否定封建制度在中世纪出现是正当合理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在 18 世纪出现，也同样是正当合理的。

但是，每一代的人们不仅是在既定的条件下从事创造历史的活动，同时还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改变既定的历史条件。随着各种矛盾的冲突和转化，随着内部和外部的历史条件的改变，随着事物内部的否定方面、新生方面的逐渐发展成长，原先那些正当的合理的事物，就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失去自己存在的理由，成为不正当不合理的东西，而不得不让位给新生的、更高阶段的事物。这样，我们也就只能根据时代和条件的变化来对待它们，评价它们，否认它们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中世纪封建制度也好，还是用形而上学的、唯心的观点来否认封建制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也好，都早已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成为不正当不合理的东西了。历史上的事物，就是这样不断地从量的变化进到质的变化，以一个

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从而使得历史的发展呈现了阶段性和前进性。

一切事物一方面存在于一个确定了的世界里面，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合理的，有其存在的理由，应当根据确定了的历史条件来判断其属性，进行评价。另一方面，它们又存在于一个发展着的世界里面，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它们逐渐成为不合理的，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为新生事物所取代，应当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条件来判断其属性，进行评价。这是历史主义的基本要求。但是，对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已经包含着对事物的否定的理解，确定了的世界不过是发展着的世界的一个暂时阶段。在辩证哲学看来，“除了不断的发生和消灭的过程，除了无穷的由低级进到高级的上升过程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永存的”^①。因此，同辩证法一样，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从本质上说也永远是批判的、革命的。它决不去盲目地为历史上反动的、落伍的事物辩护，而始终把目光注定在历史上新生的、前进的、革命的事物上。

因此，历史主义既反对那种把事物当成绝对不变永世长存的绝对主义，也反对那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不对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事物的属性予以确定并作出评价的相对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彻底的历史主义者，他不以罗列形形色色、复杂纷纭的各种历史条件为满足，同时还进一步追问，在各种历史条件中，到底有没有一种因素对事物的性质、变化与发展起着决定的作用？如果有，这又是什么？

许多资产阶级学者絮絮不休地谈论着各种历史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法律影响宗教，宗教影响法律，而这两者又分别地和共同地影响哲学和艺术，哲学和艺术转过来又相互作用，还作用于法律、宗教等等。至于到底有没有决定的因素，这种因素又是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页。

什么，根本不在他们考虑之列。普列汉诺夫说，他们“恰巧在严格的科学思维开始充分取得自己权利的地方停止了思想”^①。实在一点不错。有些资产阶级学者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企图找出决定事物性质及其发展的根本性的因素，探求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黑格尔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他指出：“在应用相互作用关系时的不满足就在于：这种关系不但不等于概念，而且它本身还应当被理解。为了要理解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不当把这种关系的两个方面当做直接现存的东西；……应当承认它们是那有着更高的规定的第三者即概念的环节。”^②但是，这个“更高的规定的第三者”究竟是什么，资产阶级学者从来没有作出正确的回答，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把它归结为抽象的人性，黑格尔认为是那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绝对精神”在各个历史阶段里的体现——“民族精神”，而那些不如他们的学者们的答案就更为荒唐，总之，是作了各色各样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只是到了马克思，才真正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上解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的社会生产及由此而结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是一切历史事物产生、发展、变化和消灭的决定的因素，是历史的“现实基础”。“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③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们分成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结成

① 《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75页。

② 转引自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7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了不同的阶级。人们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中的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社会性活动，实际上已被综合、被归结为阶级的活动。正是阶级的划分和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面貌及其发展。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贯彻历史主义原则，“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各种社会现象的进化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才能把历史主义贯彻到底。

有些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谈论阶级的划分和阶级的斗争，但是他们和马克思主义者有根本的不同。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的阶级立场起着决定的作用。资产阶级学者幻想资本主义制度的永世长存，不能也不敢预言曾经烜赫一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仅只不过是漫长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暂时阶段，终将会要走向灭亡；他们所引为自豪的资产阶级，其存在也只不过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它在历史上的领导地位终归要让给被他们如此轻视和仇恨的无产阶级。因此，谈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学者往往是反历史主义的。即使有些人标榜“历史主义”，也常常不过是认定事物的变化只是循着点滴的平静的进化途径，忽视或否定历史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具有本质的差别，从而鼓吹阶级的合作与社会改良。就连被恩格斯称为具有“巨大的历史感”的黑格尔，尽管他的“历史感”常常帮助他“从朦胧不清的唯心主义的峰顶降落到经济关系的具体的地基上来”^②，使他能够对某些具体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甚至是精辟的说明。但是，他的保守的政治立场

① 列宁：《论国家》，《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4页。

② 普列汉诺夫：《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88页。

和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却使他不能把历史主义原则坚持到底，不能不使历史的过程有一个终点，即达到对所谓“绝对观念”的认识。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这一最终的绝对观念不过是在普鲁士的国家制度里实现出来。换句话说，在黑格尔那里，革命的辩证法是被他的保守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闷死了。这样，资产阶级学者谈论阶级和阶级斗争，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堕落到为现存的社会秩序作辩护的立场，而不能站在新生的、前进的、革命的事物和阶级的方面。至多也只是当资产阶级还处在上升时期时，暂时地站在这个方面，像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基佐、米涅、梯叶里等人那样，尽管他们肯定与歌颂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阶级斗争，但一旦他们发现新登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统治，历史的结论将对他们所从属的阶级不利时，他们就理所当然地忘掉了自己的历史，放弃了自己如此坚信的阶级斗争学说与分析问题的历史主义态度，迫不及待地疾呼“后果良善”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与“完全破坏了社会安全”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之间毫无共同之点，宣传起社会和平来了。

作为历史上新生的、进步的、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思想上的代表，马克思主义者与任何资产阶级学者不同，他永远是直率而公开地宣称自己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并且从无产阶级立场上肯定、同情和歌颂历史上一切新生的、进步的、革命的事物和阶级，一切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否定与憎恶历史上一切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事物和阶级，一切阻碍历史发展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正是革命的辩证法。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真正把历史主义原则坚持到底，才能真正运用历史主义原则来研究与说明一切社会历史现象，揭露历史的真象，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而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正是由于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正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

供这一过程的内容，正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①

因此，彻底的历史主义必然是和阶级观点统一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在分析事物的发展过程与各种复杂的历史条件时，应当始终以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而运用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时，又始终应当以对事物的历史发展及其各种条件的具体分析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者来说，科学的客观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与鲜明的阶级立场和革命精神是统一的。研究问题的历史主义原则与阶级观点应当是内在地、有机地联系着，统一着的。

阶级观点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历史主义是辩证法对历史过程的理解。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统一的内容之一。把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者看成是两个不相关的东西，这里加一点，那里减一点，在二者之间求得平衡，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像林甘泉同志那样，把阶级观点同历史主义的统一看作是内容的完全一致，是同一个观点；把它们之间的联系看作是必然的，只要有阶级观点，自然就有了历史主义，也不免是一种机械的、简单化的理解，不可能把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统统一的内容解说清楚。

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是统一的，但是对于每个研究者来说，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唯物主义者并不一定都具有辩证法，具有辩证思想的人也可能是唯心主义者。理解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历史的现实基础，认识到应当用阶级观点来看待历史事物，并不意味着就有了辩证的思想方法，就有了历史主义。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由于研究者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不同和历史事物的复杂多变，在具体的研究中仅仅注意了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的情况是

①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可能出现的。在一定的时期，根据已经出现的偏向，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统一的角度着重指出应当重视被忽视了的那个方面也是需要的。近两三年来有些同志对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提出批评，正是因为前一段时期在历史研究与教学中曾经出现一些不以历史主义态度对待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把它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例如：过分地夸大了历史上劳动人民及其领袖的觉悟和作用，把他们描写得跟今天的无产阶级及其领袖差不多；另一方面，则抹杀剥削阶级、封建王朝和帝王将相在一定条件下对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甚至否认他们的存在，就是这类倾向的一种表现。不少同志对这种倾向提出批评，强调应当坚持正确的历史主义态度，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是，非历史主义倾向之所以产生，并不是由于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本身有什么问题，反而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地理解阶级观点与正确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没有把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建立在具体分析事物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条件的基础上，没有正确地在研究与教学中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统一起来的结果。因此，反对不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反对把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简单化、庸俗化，强调对事物的历史主义态度，不等于说就可以不必强调站稳阶级立场，不必进行阶级教育，不必坚持阶级观点，不必重视阶级分析方法了。有的同志在批评非历史主义倾向时只是片面地强调历史主义，多少有些脱离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统一的原则。有的同志没有把对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的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和运用与对它们的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二者之间的界限区别清楚，以致让人感到他们在反对非历史主义倾向的同时模糊了阶级观点，混淆了阶级界限，甚至为历史上落后的、反动的事物辩护。这些问题，当然需要在进一步讨论中予以澄清，以免给历史的研究与教学带来混乱和困难。此外，某些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如历史人物的评价，剥削制度和剥